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四朝聞見録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庶吉士臣范來宗

謄録貢生臣李幽圖

四朝聞見録卷四

宋 葉紹翁 撰

丁集

寧皇即位

寧宗皇帝光宗第二子母曰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於宫以其日為瑞慶節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衛大将軍淳熈五年十月封英國公十二年三月進平陽郡王十六年三月封嘉王紹熈五年七月五日奉太皇太后

聖旨就重華宫即皇帝位年二十七憲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為臨奠先是吴琚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泱句久則不可顧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并名嘉王暨吴興入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吴興曰外議皆謂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例吴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沮憲聖已令知

閤門事韓侂胄挾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憲聖
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來我自與他著
王遂掣侂胄肘環殿柱憲聖叱王立侍因責王以我見
爾公公又見爾大爹爹見爾爺今又却見爾言訖泣數
行下侂胄從旁力以天命勸王知憲聖意堅且怒遂衣黃
袍亟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挾王出喚
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
賀驩聲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子即位於內則市人排

邸以入争持所遺謂之掃閣故必先為之備時吴興為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絶不為備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既即位翌日侂冑侍上詣光皇起居光皇疾有間問是誰侂冑對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視之曰吾兒耶又問侂冑曰爾為誰對曰知閤門事臣韓侂冑光宗遂轉聖躬面内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堅不可取侂冑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内掣璽寧皇之立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槀於

忠宣堂云觀少保吳公客奏遺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
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光
皇疾不能喪襄陽士人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叛黨欲
殺守臣張定叟用縞素代皇帝為太上執喪且舉哀以
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寢謀旋
為其黨所訴定叟臨閱場問之曰朝廷負爾耶太守負
爾耶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
心者有某賞中其體若肢者有某賞發陳之篋惟縞巾

數千云先是趙蹈中具載水心賛嘉邸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顛末緜翁未之見也

慶元丞相

嘉定初趙忠定賜謚曰忠愍大臣死非其罪故以愍易名其家上疏自列以為子孫所不忍聞改愍為定（公為侂冑所擠至貶所服腦）然沒其實矣家集欲以慶元丞相為名又以慶元亦有他相故但曰趙忠定集其家又列於朝乞毀龔頤正續稽古録又以其録傳播四裔已久乞特削其官

刋定正史朝廷皆從之順正布衣也名家子家於和州號稱博洽阜陵朝常進元符元祐本末等書上嘉嘆俾階主簿慶元間侂胄為太社令嘗續司馬文正公稽古録後又循至著廷修史纂進寧皇登位事與其録相表裏順正載忠定事於録則曰知閤門事韓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諭趙汝愚等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引執政入班於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燒香畢次赴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

后聖旨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云云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是趙汝愚余端禮陳騤等率百官如儀據順正載於錄者如此初未嘗毀忠定也疑載於正史必有異辭又詳忠定子弟雪父冤乞刋定之詞云順正修史以忠定有只立趙家一塊肉便了之詞又有白龍之夢以此詆忠定紹翁惜不及拜覽國史恐前後史臣削去已久紹翁前所載憲聖册立寧皇事與順正所載略不少同順正外臣也

不知當時宮闈事當以紹翁得之吴氏者為詳信嘉定時順正巳死先是紹翁未敢以吴氏之説為信嘗於西山書院會趙氏子弟其説相符趙氏以丞相女孫妻西山之子云

考異

先是趙公汝愚喻殿帥郭杲以兵三百至延禧殿門祈請國璽欲自都省迎寘於德壽宮杲入索璽於内璫羊駰劉慶祖二璫相語若璽入杲以他授則大事去矣况

丞相云有趙家肉即可做此是主張吳興則璽尤不可輕授二璫遂設計喻杲以祥曦殿門非殿前宜入宜俟於門下先付璽函封甚密授於杲杲奉函於都省二璫徑以璽從間道馳詣德壽宮憲聖殿先是憲聖已名嘉王入德壽宮殿内汝愚不知所奉者璽函耳遂至宮門欲上璽憲聖諭以璽已寘善所嘉王已即位汝愚等皇恐稱賀憲聖遂專擁立之功紹翁竊詳前説與吳趙二氏既異雖龔頤正稽古録志在詆趙亦不及是當闕所疑

以備史氏採擇云

考異

副都知楊舜卿領兵

考異

和州布衣龔敦頤者元祐黨人原之孫也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景盧領史院奏官之後避光宗名改頤正朝廷以其有史學嘉泰元年七月賜出身除實錄院檢討官蓋付以史事未幾而頤正

卒出李心傳朝野記前載順正事出袁公說友跋順正録

考異

紹興五年六月宰臣留正等入奏乞早正嘉王儲位以安人心以建萬世無窮之基甲寅留正等兩具奏乞立嘉王為皇太子是晚出御批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閒壬戌正復乞去出國門癸亥知閤門事韓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諭汝愚等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引執政入班於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

前燒香畢次赴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

聖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

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

皇后詔曰朕承列聖之洪圖受壽皇之內禪撫有四海

於今六年夫何非涼屬愆和豫遽罹禍變彌劇哀摧雖

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矧國事之重久

已倦勤荷祖后之慈曲加矜體皇子嘉王仁孝之德中

外所推居恒小心未嘗違禮嗣膺大寶茲謂得人朕退

安燕順遂釋重負何止循宅憂之志抑將綿傳祚之休
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朕移御泰安宫播告遠邇咸使
聞知尚賴忠良共思翼賛是詔蓋憲聖命樓公鑰所草
內云雖喪紀自行於宫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稱之是
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是趙汝愚余端禮陳騤等率
百官起居如儀續稽古先是甲寅六月丁未宰執劉子奏
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
癸丑再入劄子御批云甚好乙卯再擬指揮進入乞付

學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乃上所云也留丞相得之始懼
丙辰再擬入御批可只令施行巳未宰執再執再奏乞
面奉處分晚付出封題稍異丞相不啟封付之內降房
七月庚申朔汝愚趣啟封丞相視牘尾色憂窘為去計
辛酉朝臨仆於地是日工部尚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
汝愚徵及與子意彥逾大喜汝愚乃俾彥逾馳告殿前
都指揮使郭杲許諾議遂決壬戌大祥以五更入奏致
其仕易肩輿出城去汝愚意欲躬詣太母而難其人知

閤門事韓侂胄太母女弟之子也與温人蔡必勝同在
閤門必勝因其里人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外郎葉適
言於汝愚遂令侂胄以内禪事附慈福宫内侍張宗尹
入奏太母素簡嚴無他語令諭汝愚耐煩而已癸亥侂
胄再往與重華宫内侍關禮遇禮問知其謀入白太母
言與淚俱太母慼顩久之曰事順則可禮遂簡侂胄以
來梓宫前垂簾引執政日過午汝愚乃以諭同列關禮
又使所親閤門宣賛舍人傅容製黄袍時上在嘉邸殊

不知方以疾告汝愚簡宮寮彭龜年云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禫祭昺與步帥閤仲先分兵衛南北面太母垂簾命閣禮引王先入次執政奏事太母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當奉行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母覽畢云甚好太母勸上即位上固辭且顧汝愚曰某無罪恐負不孝之名群臣力請遂即皇帝位於東楹之

素幄次行禫祭禮人心始定先是京口諸軍訛言洶洶
襄陽士人陳應祥亦謀為變舉事前一日登極赦書至
遂敗朱熹嘗謂上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志今日未嘗忘
思親之懷蓋行權而不失其正云慶元元年夏四月始
用校書郎李壁奏命正繳御札八字付史館

考異

甲集載吳琚賛策事文忠真公德秀為跋其家奏遺藳
矣其奏盖擬進於太上乞太上宣布於外云予與皇帝

之情初無疑間比以過宮稍希臣僚勸請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為盡禮今天氣向暑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當自招皇帝矣乞謄降付留正等此紹翁親目於琚之子鋼後又再索之於鋼之子近閱水心先生葉公適題王大受拙齋詩藁則曰紹熈四年光宗疾不能謁重華諫者傾朝謗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大受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滕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群臣以父

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宴駕不果用適以為余實親見不知二蘗何為略不相似大受往來諸公間自以為預誅韓功至是鋼白其先志於朝大受必欲鋼以如適所載其父蘗寔大受所風鋼猶豫未上會攻媿樓公鑰憤其前與族兄鏞有間且毀其文力言之於史相期以必竄大受又嗣秀王師揆言於朝王大受一布衣凡國之大議須要

討分史遂命京兆去大受袍笏編置邵武錮遂以槀上
而削大受姓名事有已見甲乙集者今復詳具

慶元黨

嘉定改元真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
來柄臣專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
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禄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為賣
直以清修自好為不情流弊之極至於北伐舉朝趨和
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黨同之習六年春

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吕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吕祖泰之貶則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陲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為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六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已亥除知江陵府初寧皇之立趙忠定公不用吴琚事已載乙集琚慈福親姪乃名韓侂胄慈福表姪而囑之韓本不得通慈福宫籍乃介内侍關禮

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請慈福名韓入遣諭忠定其議始
定韓自以為有定册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
沙名入聞之即惕然以為憂因免牘寓徵意及進對指
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白發其姦彭護虜使
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議名知名之士海内引領以
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
書遣其徒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於北闗之外以
謝其勤漸以禮疎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衢

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
但勸其早歸文公未去頃韓諷伶優以木刻公像為峩
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熒惑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
施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
重望美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既去國彭公方護歸因
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去侂冑未
幾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並逐忠定誣以不
軌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已者名以僞學而太府寺丞

呂祖儉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弟祖泰至黜而竄初詞
臣傅伯壽嘗從公於武夷當公懇辭待制草制詞云云
逮茲屢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
遜如慢小遜如偽夫豈其然顧爾務徇於名高在我詎
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云云噫厭承
明勞侍從既違持槖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
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傅有屢
歲始陳之誚二年冬十月癸酉褫職罷祠臺臣擊偽學

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為察官（某書所載為胡紘今以文公年譜考之蓋紘草而沈用之）而胡紘草公疏於上會以遷去職遂以授繼祖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劄（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竊見朝奉大夫秘閣修撰提舉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俠務為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名四方無行義之徒以

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武會徒於廣信鵞
湖之寺武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如蜮
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為助者從而譽之薦之根株
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奏疏
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
熹亦富貴矣臣竊觀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
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
白甲於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

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𩟐釣名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名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至則趣駕以往説者謂名命不至盖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盖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托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

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
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為異論首入奏劄乞名
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盖欲藉此以官其素所
厚善之人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
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
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為不軌
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持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躐取
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

其章服矣乃忽上章力為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卵翼之私議盍顧朝廷之大議而乃猶為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别有天之句乃武夷九曲詩非和儲也人間豈容别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蔡元定之説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逢迎其意以

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為縣學恐是政
和以縣學為護國寺以為熹異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
伐山鑿石曹牽伍拽取捷為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
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
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鬧市之内而手足墮壞
觀者驚嘆邑人以夫子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
對移之罰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又害於風教大
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為其子

崇憲執柯要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畋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發朝廷賑濟錢粮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

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修之厚四方餽賂踵來踵一歲之間而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巳可乎夫廉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㮣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書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為大姦大慝也耶昔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

之而况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熹有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為欺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仍前儲用鐫撰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别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王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為師而僉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公遂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迨復尋於白簡始知麗

於丹書負鐫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玆爲輕典
永賴洪休捧戴奚勝感藏曷諭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
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巳誤三朝之睿獎晚逢興運復叨
上聖之深知名自藩維擢叅經幄畧無可紀足稱所蒙
既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畆然猶畀之秩禄使庇身
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
或逭悔尤乃不謹於彝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劾盡
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訶之日巳皆

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群情之共棄而臣瞶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眥終之明訓儻許卒遂於餘生是宜哀涕之易零惟覺大恩之難報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昭黜陟之公遂使頑嵩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修身無及桑榆之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

心初臺臣劾公僅見省劄而掖垣見不敢草謫詞云以

蔡李所著二年譜考之二年十月中書舍人闕官三年

丁巳春則高文虎寔權中書舍人三月真除繼是則范

公仲藝陳云宗名常制以年譜之所載二年三年不同

續當有考初元定前以錫山尤公袤誠齋楊公萬里所

薦杜門著書隱居不仕臺臣以元定與公游最久謂公

欲薦草澤易阜陵之卜誣以為公易置建陽鄉校基規

為葬地故疏云云元定謫道州覊管時建陽令儲公用

字行之亦以劾罷為其從公命也公復鄭公景實栗書云儲宰一日與邑中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謂元定）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時經由當自知之又答儲書云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數日前已遷像設令人憤歎不已慶元六年公終於正寢郡守傅伯以黨禁不以聞於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有云捐百身起九原

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没不忘庶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歿以柩歸葬公以文慟之其詞曰竊聞亡友西山（元定號）先生羈旅之櫬遠自舂陵來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於柩前嗚呼哀哉略無他詞及其葬也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為耶西山之巓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

而我於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拽病軀以視君之及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誦其屈蓋當時權勢熏灼諸賢至不敢出聲吐氣以目相視而已官薦書與士子家狀俱以不係偽學為保任公與田子真帖云聞其頗居前列姓名已載李秀岩朝野記茲不復述又公與饒廷老書云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曾經官審驗多容偽濫近蒙易以偽學又責

保任虛實於是眞贋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郡不以公殁聞於朝故有生前之命於是黨禍始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吳公琚與儲公行之項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為水心先生門人而吳又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禮陳集有回吳直閣書初徐誼以忠被讒徙南安勢洶洶未已大受謀為薄誼罪者一日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發函黯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會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為懼大受調護從容竟得移袁

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且架造險語且欲株陷良人人人惶恐不自保大受又請琚白太后請外廷母更論往事大受力居六七水心先生題拙齋藁然事關宮闈聯畹戚至秘雖韓氏亦不知吴公琚與大受所發固非當時外廷與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者安考韓巳漸疑琚陰援道學至語其兄有二哥吴與韓為中表其位為兄只管引許多秀才上門吴由次對遂其郡以出韓一日因賞花之會戲謂琚曰二哥肯為侂

冑入蜀為萬里之行否琚對以更萬里琚亦不辭韓笑謂曰慈福豈容二哥遠去前言相戲爾琚亦以他郡去琚謚議云待制西清陳義慷慨無所回隱至於誠心樂善惓惓於當世之君子而深識遠慮疾私忿之害公惡偏論之失平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嗚呼若此者世豈能盡知公哉琚甞時韓猶未敗故謚議微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爾考功張嗣古是之云深識遠慮惓惓於當世之故有非學士大夫之所及者

嗣古為韓㑥略不趨附其使虜一節已載前録又有譙公令憲者偶閲朱文公論語以韓邀會介者促迫之登車偶不省論語在袖中至韓所欲揖而論語墮地韓為一笑其後令憲以江東部使劾公之子在亦日臣嘗讀其父書當文公之嚮用也其門人附之者衆及黨議之興士之清修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畏罪者至易衣巾携妓女於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别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凛不敢入乙卯歲麗水吴君棣獨躡屩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為課文

公多所與可公大書思齋二字以勵之吴因以自名其齋云文公之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於世嘉泰之間公為之類者已慉然而起至嘉定間偶出於一時之游從或未嘗為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於朝俗謂當路賣藥臨安售綿率非真每用藥肩以重之故云夫誦師說而失其本真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僅顏曾二三子利禄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忘

當文公武夷績溪之時與其師友門弟子析義理之精微窮性命之隱奧視風乎舞雩之樂殆將過之出而齟齬於仕坎壈其身幾陷入於深文雖禍福決非公之所計而士君子之出處斯亦難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夫文忠猶及文公之時時黨禁莫之敢見文忠巳中乙科以婦翁楊公圭勉之同諣鄉守傅伯壽盡傳宏之業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

考異

劉德秀仲洪為桂陽教官考校長沙回至衡山遇湖南撫幹曾撙節夫南豐人亦自零陵考校回曾晦翁上足而劉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歡甚劉謂曾曰倉司下半年文字聞君已覔之信否曰不然撙平生不就人求薦劉再三叩之曾甚言所守端確未嘗屈節於人劉曰然則其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與吾事劉至衡陽以告倉屬倉屬曰長官已許曾節夫矣劉曰昨遇之於途而曰未嘗覔文字於人倉屬曰不然曾書可覆也

取以示之則詞極卑敬無非乞憐之語劉嘆息而去曰此其所以為道學也歟及劉為大理司直會治山陵於紹興朝議或欲他徙丞相劉公正會朝士議於其第劉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則太常少卿詹體仁元善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詹葉亦晦翁之徒而劉之同年也二人方並席交談攘臂笑語劉至顏色頓異劉即揖之叙寒温葉猶道即日等數語至詹則長揖而已揖罷二人離席默坐凛然不可犯劉知二人之不吾顧也亦移

席別坐須臾留相出詹葉相顧厲聲而起曰宜力主張紹興非其地也乃升階力辯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決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於郭氏之學識見議論無不精到可決也劉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則獨立階隅黙不發一語留相忽顧之曰君意如何劉揖而進曰不問不敢對小子何敢自隱某少歷宦途奔走東南湖湘閩廣江浙之間歷覧盡矣山水之秀無如越地盖甲於天下者也宅梓宫為甚宜且遷易山陵大事也况國

步多艱經費百出何以堪此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諸公
復白趙汝愚弟議之至客次二人忽視劉曰年丈何必
爾耶劉對曰愚見如此非敢異也既而劉辯之如初易
地之議遂格劉因自念曰變色而離席彼自為道學而
以吾為不知臭味也雖同年如不識矣至樞府而呼年
丈未嘗不知也矜已以傲人彼自負所學矣而求私援
故舊則雖遷易梓宮不恤也假山林以行其私意何其
忍為也曰曾曰詹曰葉皆以道學自名而其行事若此

皆偽徒也謂之偽學何疑未幾劉遷御史於是悉劾朱氏之學者而盡逐之偽學之名自此始劉之帥長沙也親為咼言甚詳所記其顛末如此節夫亦嘗登葵軒之門既而與王宣子辯其事連上三書言頗峻急王帥以為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遺之詩有曰如何幕中辯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復味當復有餘師咼字明遠姓樂氏湘中人

愚謂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議本為社稷宗廟萬年之計天地鬼神寔鑒臨之顧豈私於一蔡氏蔡氏曩以孝

宗之名猶不至亦既罷場屋而甘岩穴文公嘗拓之衢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歸前後名公巨儒所以有考於蔡氏者至公也一樂曷其可異耶朝野雜記亦為阜陵之議或云晦翁之意似屬蔡季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秉史筆者其可為疑似之論耶自文公以來建之鄉貴率少薦鄉曲特起之彥寧非懲此乎

文公謚議

初謚文公太常博士章徠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

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是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汚若飢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以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為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復是道既與其徒辯問講究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毀困厄至老不遇而獲伸於後世盖真偽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巳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為也百年

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毁譽息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而志愈篤累辭名請祠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辭不獲命亦屢嘗列位於朝分符持節於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力排權臣而逐去尋以論者詆偽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謚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

豈非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茍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世而同符也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學問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為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發聖賢蘊奧之旨斥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以講切為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為務非道德博聞之謂

乎惟公以難進易退之節存憂國愛君之誠為郡太守則勤恤民隱如恐傷之奏減横賦修舉荒政為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者則糾發下吏不撓權勢雖忤時相必得其職乃止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製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為文矣而未足以為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諫

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為忠矣而未必皆康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

覆謚

考功郎官劉彌正議曰謚古也覆謚非古也謚法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一字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没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

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子沒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傳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始采綴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直在句讀而已至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閫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耳盖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燦然矣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拾六籍則

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於幽
不敢泛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斂以聖
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杪忽析理
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
曰純矣哉孟氏以來可概見矣公中科第時猶少也薄
游徑隱閉戶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名莫能屈不得已而
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出經筵不能五十日而閑居者四
十餘年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

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已莊於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悖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學者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長公力扶聖緒本末閎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為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汩沒朝市者以為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跅弛捐繩墨者姍笑以為誕世常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鬱而

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似是而非也有功於斯文簡矣而寔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耳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為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與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止從覆謚公曰文嘉定元年戊辰冬十

月詔賜謚與道表

恩澤特謚曰文

科舉為黨議發策

慶元二年戒飭場屋付葉翥以下御筆

朕既萃天下秀彦試於春官期得器量偉厚議論平正之士副異時公卿大夫之選屬嬰哀疾不能親策於庭惟賴卿輩協意悉心精加衡鑒網羅實才毋使浮夸輕躁者冒吾名器汝嘉故玆諭示想宜知悉盖為諒陰不能親策事體至重故加戒飭自此襲以為例雖當親策亦加戒飭云

自制科名數之間既罷制科有名數有暗數李心傳載亦未詳紹興嘗復而未盛上之發策下之對策皆出於虛文故士之知書日益少而宏詞遂得以擅該洽之譽甚至明經者不習故典詞賦者不諳傳註有司既奉上旨遂發為問目云孔子作六經而王道備漢儒傳六經而師說興自武帝勸學置博士弟子員而傳業者浸盛一經說至數萬言衆至千餘人班固賛儒林傳謂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以經說之多若取是而去其繆妄經意自明何

必並存之乎漢興言易者本田何言書者始伏生考之
藝文志列施孟梁丘歐陽及大小夏侯章句之篇數而
田何伏生不著其名氏豈以何無易傳而伏生口以傳
授承學者已廣故不必著見於志耶孟喜主趙賓之說
釋箕子謂萬物方荄兹何以為明易有守小夏侯說文
增師法其言最多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其果有益於
經乎詩有魯齊韓三家獨申公以訓故為教不著解說
轅固韓嬰皆謂之傳咸非其本義史氏謂魯最為近之

說詩蓋不在多言矣善為頌者不通經不害為禮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亦典樂迨夫曹褒之在東都制定禮樂次序其事為五百十篇肅宗乃以衆論不一議禮之家名為聚訟遂寢不行鄭康成注儀禮等記書有駮有難通人頗譏其繁是豈通其經言其義者適所以為病武帝尊公羊宣帝興穀梁一時諸儒並論或從公羊或從穀梁左氏最後出劉歆移書太常欲以求助乃反得訕然則公穀之立左氏之難興豈時君各

有好尚或諸儒黨同伐異遂有去取之殊云云發策詞賦之士如此然猶可以聽對蓋賦題出天子大采朝日已為不怨蓋無復類書之可尋故策問微恕意欲使詞賦者稍知傳註之學及首篇問目云博物洽聞儒者所尚已防風專車之巨骨肅慎氏楛矢之方非聖人孰能辨之對神雀五采之來集有以鸑鷟在岐周為証者問建章千門之制度有以能畫地成圖應答如流者然則博物君子何世無其人乎故西都著作之庭必聚見聞殫

洽之彥貞元取士之目兼設博通墳典之科此有國所賴以崇飾文治其在是歟云云今日韋布之士以科目應詔者類多溺於虛誕之習初無根柢之學試歷考前代所謂博洽之儒有見於世者與諸君共評之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一時共成帝業者皆武力功臣而能安劉氏乃在於厚重少文之人是豈在上者未知崇儒而博洽之士未之聞乎及武帝之世詳延文學儒者以百數班史所稱博物洽聞通達古今不過數人而已是時制

度多闕諸儒議封禪之事及得精於誦讀者其制始定而固獨以儒雅稱之豈雅為博洽之異名乎東都之儒有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論語孝經及毛詩諸駁見稱洽熟有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今同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周官解故行於世者氾曄不敢列於儒林豈其博通經學非以才藝自著歟專門名家不同而然歟唐貞觀開文學館名儒十八人與論天下事開元相望文學尤盛有以功業顯顯著見者未易枚舉其間能

辨古銅器知為阮咸初作請左氏春秋之疑能言三家七穆之不差亦可謂博古矣然考其人或以類禮而作五難或僅能論胡樂之亂雅他無建明豈所學不充所用耶在唐之前又有博學多通號為武庫者能處軍國之要計無遺矣其智識為如何見謂書淫堅守其志不從辟名而乃無意斯世又果何所見耶唐史臣品藻諸儒書嵩於記習他無大事業則次為儒學篇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歸於儒為宰輔所當為者則今日欲得實

才必當出於博洽者其止於誦習而已乎抑為經史學乎至第三問猶問左氏述虞人之箴與蘭臺漆書之經與金鑑序于貞觀連屏作於元和大訓帝範衡扆君臣刑政箴太醫等箴固已兼制科宏詞於問目宜多士之不能涉筆也中是選者前二名莫子能鄒應乾莫已有官易居鄒下子純該洽之士真足備制科宏詞之選已是歲主司自翥以下曰倪思劉德秀策問指安劉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盖陰譽侂胄云先是臺臣擊偽學榜

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翥思德秀在省闈論文弊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録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葉劉俱附韓策問非文節所為也文節與韓趙皆無所附翥為長當出首篇士愕莫知對子純以小紙帖所出於柱間士皆感之是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於空虛之談若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爭鳴之語轉相模寫世之識者固已患之特適值

黨議之興而士之遭黜者往往以為朝廷不取義理之文得以藉口矣當時塲屋媚時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於策云

嘉泰制詞

慶元黨論之興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於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愎自用論者指為大姦侶矣盍亦考其所以然蓋亦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逐臭附炎幾有二王劉李之

號朕甚憫之其詞蓋皆順時好指趙忠定汝愚為愧耳

四朝聞見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四朝聞見錄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庶吉士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龔　果

四朝聞見録卷五　　宋　葉紹翁　撰

戊集

岳侯追封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將宿號藎臣雖勲業不没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槩申畀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戸食實封二千四

百戸贈太師謚武穆岳飛緼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
畧如霍票姚而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而誓清冀朔
屢執訊而獻馘亦運籌而策勲外懾威靈内殫謨畫屬
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劒伊吾之北
遂致樊蠅之集遽成市虎之疑雖懐子儀貫日之忠曾
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寃追國論之初明
果邦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
厚肆渺躬而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絲綸襚之

王爵錫熊逄之故壤超敬徳之舊封蓋將慰九原之心
亦以作三軍之氣於戲修車備器適當閑暇之時顯忠
遂良罔間幽明之際尚惟泉壤歆此寵光可特封鄂王
餘如故嘉定四年六月二十日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蓋
韓氏與師恢復故首封鄂王以為張本而制中故有作
三軍之氣與修車備器之詞

考異

此制乃金陀粹編第二十七卷所載金陀粹編乃王孫珂

所載決不致誤而紀聞者以李公大異為顏椷其誤甚矣嘉泰間岳倦之死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之語謂必待百年而定何也盖紀聞者治賦若如所載僅一無用原韻起句耳恐史官誤采其說故詳載云

遺事

開禧初降詔興師李公辟草起句云天道好還盖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讐累詞殆將數百予侍叔父貢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售

搴詔而讀之叔父曰以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
乎已而兵果大敗敵因亦有僞詔詆韓侂胄云蠢爾殘
昏巨逆輒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驅
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既逆謀此宜順動尚期決戰同
享升平

畢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間以勇名於軍精悍短健蓋驍
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奮於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

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騎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後浸以不靈其形又絶肖且登其號於旗敵兵以為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為淮東招撫使建治於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延客高會取賊肝胃烹而薦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為棊笛琴絲之類再遇不善書其弟闕頗能書嘗為其贊畫於内朝命再遇釋印入覲留都亭驛其弟嘗汙其寵

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於
上待罪且謂其弟非同産盖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臺
臣以其被名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從
之雪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爲招撫日多縻金錢以饋遇
容追十六萬緡寓於雪之軍帑再遇以田券折納於有
司僅得十萬守臣楊長孺憐之爲代納六萬云其詳見季常簿
者謚
議

周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狀元坊則其家也黄公由以進士第一人旌其坊為狀元故用武字以别之虎倜儻有大將器身兼文武能賦詩工大字開禧間守和州敵騎蔽野居民官軍無以為食城欲下者屢矣其母夫人自拔首飾奩具廵城埤徧犒軍使盡力一戰命虎同士卒甘苦與之俱攻圍以出戰士卒感其誠意遂以血戰敵騎幾殲上守城功歸於母朝命封以和國賜冠帔云虎之居吳也言者以為韓黨坐安置信州虎既貧不能將母以

徃未幾謫所聞訃號慟誓不復仕放還杜門托𤸇疾屢

名不起雖舊所部候之亦堅不與接但喏於庭而去

田俊邁事畧見前集

俊邁當開禧北伐七日之間攻破宿州下靈壁虹縣先

鋒甚銳郭杲兵敗乞和於敵敵曰我不要别物但要俊

邁杲縛俊邁往其子訟父冤杲坐是斬於丹陽市賜俊

邁謚官其二子賜宅一區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黄榜

開禧二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至敵人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阿諛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前一日錢象祖衛涇李壁以御批付殿前夏震震至日遣其將鄭發截韓於六部橋至玉津園遂以鐵鞭擊死之矣誅韓本末已載丙集韓誅後三日皇子威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榮王臣詢劄奏輒瀝危衷仰干天聽臣

切伏自念至愚不肖獲共子職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
恩蚤夜以思未知報稱萬分之一今日之事有係國家
安危大計勢甚可慮者不敢不亟陳於君父之前臣伏
見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第以輕信妄為擅起兵
端蹂踐沿邊郡邑室廬焚毀衣食破蕩父子夫婦離散
不能相保兵連禍結盡耗國用疲困民力生靈無辜殞
於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死者寃痛生者愁苦海内之民
無不切齒忿嫉歸咎於侂胄蓋其權勢足以鉗天下之

口而不敢言臣而不言死有餘罪況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為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循省誤國之愆必致上危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奏陳欲望聖慈特發睿斷罷俛冑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宫觀日下出門安邊繼好保邦息民寔在此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陳自强專意阿附備位無補欲望並賜罷黜如臣言可採乞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罷韓侂胄麻制

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敭於免册容敷告於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胄蚤以勳門浸登顯路久周旋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為

敗累世之驩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
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於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
務為飾非公事誕謾曽非顧忌遂至敵人之未戢專以
首謀而為言臨機果見理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
積衆愆偏令尚處以廟堂何以遂安於社稷欲存本體
姑畀真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
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
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

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
封如故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
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巖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
樞密使國公陳某起云云沉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
廣無蹇諤之風優禮何補粤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洗
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庸庸為上策以唯唯為善謀
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折餗覆
而任何以勝曁權臣輕啟於釁端與鄰境頓乖於和好

內郡竭於粮餉邊城疲於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爲保位之計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尚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祗明訓可罷右丞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自强自出國門每朝必朝服焚香自云從天乞一綫之命行至浦其族人陳正和爲宰迎

勞於郊自強太息曰賢姪賢姪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雪涕而出自強本太學諸生嘗居韓氏館實訓侂胄憲聖女弟魏夫人實侂胄母見其舉止凝重交遊不妄嘗器重之謂侂胄曰他日得志必用之陳登科為光澤丞其年已六十矣主簿張彥清登科最早而其年方盛嘗玩侮之楊開國主彥清之友也嘗訪彥清因以謝自強每敬陳不敢狎因私語陳曰子姑自重以相法論之不十年為宰相矣自強以為彥清諷主玩已而又以主

平日無狎語姑信之及自强為丞去官調闕知韓巳得柄漫往候之剌入佒胄約以來日從官來見當是時自强不測其意明日又漫往佒胄於羣從官中前設褥拜自强云許多時先生在何處翌日從官即交章特薦入臺不期年遂拜相云圭事巳載前録自朝廷以岳侯賜第為太學有善司聽者聞鼓聲謂學永無火災亦不出宰相久之自强破識而相自是以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隂陽拘忌之說可信乎彦清亦往侯自强憐其選調

欲薦之韓其子語之曰爺不記光澤之事乎眞文忠銘彥清墓謂其不趨附自强此殆過也文忠中宏博由南劍判官召入為國錄寓於圭之酒官舍即今之清風坊彥清寔於是年見自强予所親目云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害於其家凶於其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釋之者曰君臣之分貴賤有常政當一統

權不可分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畧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巳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亦有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以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於此諄諄其嚴凜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國禍巳如彼而况征伐自天子出聖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貽禍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資仁孝身履恭儉率禮守法畏天愛民未嘗有一過舉以韓侂胄獲聯肺腑久

事禁密見其言時小心畏謹故每事詢訪覬有俾補仳
胄所宜仰戴恩遇勉自抑畏容勿彌縫圖報萬一而習
於膏粱不學無術任重力小輕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
侈然驕肆竊弄威福恐人有欲議巳者乃首借臺諫以
鉗制上下除授之際名為容啟寔出私巳而姦險之徒
亦樂為之鷹犬臺諫之官使誠出於天下之公選人主
之親擢論議章奏允協人心聽之可也今專植私黨任
用匪人凡有所言無不陰授風指而每告陛下必謂臺

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甚無復忌憚稍有異已必加擯斥以專權擅朝干分敗常自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為固本之策撰造間諜輕絶和好遽起兵端逆曦之任殿岩侂胄交通狎昵蹤跡詭秘人已竊議當孝宗在位之日以吳氏世掌兵權聖慮高遠吳挺之生逆曦年甫弱冠因其來覲留之禁衛以係人心及挺之死至易以他將逆曦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侂胄既薦為殿岩又納賂以縱其歸復任西帥付以全蜀識

者蓋已寒心果挾強敵以畔人尤不能無疑於佐胄而
佐胄亦何辭以自解藉曰無他而虎兕出柙咎將誰歸
以至皇甫兵之敗於唐州李汝翼敗於符離商榮敗於
東海郭儀敗於儀真郭儀之抱頭鼠竄僅以身免將不
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困衂殆理勢之必然而
所以致此者抑有由也蘇師旦起於筆吏之賤佐胄奔
走之舊薦進寵用不三四年駸駸通顯凡武臣之建節
非近屬懿戚元勲宿將不以輕畀舉而授之奴隸昔秦

檜居相位垂二十載不為不專假寵使令如賈璵丁禝不過武功大夫未嘗處以朝廷職任而師旦為御帶為知閤門為樞密都丞至秉旄鉞此秦檜之所不敢為而侂胄敢為之師旦何知習利忘恥固其常態既為侂胄所親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首立定價多至數十萬緍少亦不下十萬致敗侂胄不得已稍從黜責諸將往往退有後言謂吾債帥而責以戰將遂路籍籍傳笑境外遂益有輕視之心師旦旋以

敗露削籍投荒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揚言於人謂諸將賄賂非所獨得蓋指侂胄而言然則師旦之竄非專於仲國憲亦侂胄籍之以自文爾抑侂胄之專擅尤有大可罪者臣聞國家有大興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禮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豈非兵凶器戰危事故謹重如此侂胄之舉事上不取裁於君父下不詢謀於縉紳至於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同列不能盡知者甚至

密諭諸將出師之日潛假御筆以行之外廷曾不及見
巳破泗州之後曲為之說以罔聖聽始諭詞臣降詔迨
沿邊連以敗報悉皆蒙蔽而諭夫諸將第以捷聞人情
洶懼幾不自保幸祖宗德澤在人逆曦授首敵亦以粮
乏而自遁然而三邊兵民斃死於鋒鏑困於轉輸淪於
癘疫室廬焚蕩田業荒蕪遺骸蔽地哭聲震野斯民何
辜而致此極至於强虜頻年僉刷皆吾中原赤子彼惟
重其族類而詹用吾民光化之戰至驅僉軍又俘係老

弱幾數千人塡塞濠塹以度軍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
而兩淮四十餘年生聚遂成丘墟是南北數百萬生靈
之命皆侂胄一人殺之也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雖
敵人亦知其非出於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敵
帥書問往復必以首謀姦臣爲言使侂胄本無邪謀祇
以輕信誤國至此亦當審察事勢束身請罪退就貶削
猶有辭於天下乃偃蹇居位靡閒唯容遇邊報稍稀輒
爲大言每執已見則曰有以國斃聞者縮首夫國者太

祖太宗高宗之國而縱侂胄斃之可乎方倚腹心以為
臺諫文飾姦言謂之一人定國論以禁異議怙終不悛
殆將罔測夫侂胄本以庸闇無知養成姦惡得罪天地
得罪祖宗得罪舉國兵民納侮異域孩提孺子口皆能
言心無不怨而刼於積威曾無一人敢為陛下言者賴
陛下覺悟出自英斷特降御筆處分且蒙聖恩不以臣
踈遠無似出長憲府臣雖見具辭免而已入臺供職亟
舉其專權誤國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惡擢髪不足以數

未暇枚舉如陳自强者昏老庸謬本無寸長可取徒以嘗假館於侂胄由州縣小官數年閒汲引拔擢以致陛下過聽用為次相阿附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侂胄曰兵當用自强亦曰當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强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强受恩深只得從順然則從之者與自强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若其貪黷無藝政以賄成鄙猥之狀言之幾汚口舌臣亦未暇悉論伏望陛下詳覽臣奏將侂胄自强重賜貶

黨以答天人之願以釋兵民之憤以彰有國之典以慰死者之寃使敵國聞之必諒陛下本心使將士聞之必為陛下戮力忠義聞之必為陛下奮發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貼黄臣切惟太皇盛德節儉帑藏儲積甚豐側聞嘗有遺旨除供治園陵用度外以助陛下軍國之費有内臣王鎔者寔主其事盗竊既多潛以奉侂胄又與李𥜥楊榮顯毛居實李大謙等瓜分之下至侂胄奴隷周筠凌文彦陳琮亦皆盗取當邊事未寧用

度極繁之時豈應臣下因太后之喪遂以為利且有違
慈訓伏乞睿旨令所屬拘回以俟處分寔為允當其李
奭等並究見情犯輕重坐罪伏乞睿照又小貼子照得
蘇思旦因受結托薦用庸謬以致敗衂上誤國事雖已
竄責未正典刑刀筆賤吏原其誤之故死有餘責乞賜
處分蕪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檉董如璧三名
隨即用事言無不幸公受賄賂共為姦利伏乞睿斷將
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法施行寔快士論伏侯勅旨十

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旨依韓侂胄責授和州團練使送郴州安置陳自强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内藳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回昌化軍牢城收管月具存亡申王鎔等令臨安府究見情犯申三省樞密院所合拘回錢物併委本府施行史達祖耿檉董如璧幷送大理寺根究

臣寮上言

臣聞書載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當舜之時

可謂至治而流放竄殛之刑行焉蓋天討有罪有不容恕也恭惟陛下光紹丕基寅畏天命寛仁恭儉之德度越百王凡在臣工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而韓侂胄黨縁肺腑竊弄大權蒙蔽聖明擅作威福首引羣枉分布要途排沮忠臣陷之大戮賊害萬類斥逐無餘凡陛下親信之臣有不便於侂胄則外挾言路以罔宸聽私意既行凶燄日熾出入禁旅恣為姦欺侵盜貨財徧滿私室交通賂道奔走四方鑿山為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

擬宫闈十年之間罪惡盈積侂胄慮禍之及思固其業乃復設為計謀竊據平章軍國事此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胄何人乃以自處安坐廊廟紊亂紀綱又於此時輕開邊釁上不稟于陛下旁不謀之在廷盛夏出師挑患名釁使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於非命者不知幾萬人也昵比吳曦利其厚賂畀以節鉞授之西兵又使程松與之共事取輕納侮啟其姦心自非宗社之靈忠義興起則全蜀之地豈不重貽陛下之憂

侂冑罪狀申明人怨神怒而猶専愎自用殊無悛心以國事快巳私視民命如草芥原其用意欲以何為昔之所謂四凶其罪復有大於此者乎陳自强昏昧闒茸本無寸長徒以侂冑私人驟加汲引拔自選調寘之清華曾未數年躐登宰輔兵釁既開邊鄙不寧復以自强兼領樞密幸其徇巳倚為腹心而自强憑藉其威不知顧忌日暮途遠貪得無厭援引朋邪濁亂班列呼吸羣小納賂賣官請托公行贓罪狼籍訕笑譏駡萬口一詞社

鼠城狐蓋未有甚於此者也仰惟陛下奮發英斷斥此二姦成命初傳都人相慶而猶畀以祠禄未愜輿情臣愚欲望聖明將韓侂胄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仍將陳自强削奪官爵竄之遠方則舜之除四凶事復見今日可以壯國勢可以正人心可以開忠直之門可以弭窺覦之患海内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並依韓侂胄送英德府安置陳自强責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

居住

又臣寮上言

臣至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任言責臣辭不獲

命黽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隆天厚地之恩惟遇事盡

言始為無負爾臣今早立班恭聽麻制竊見太師韓侂

胄罷平章軍國事特追陳自强罷右丞相姦人去國公

道開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於丘山罰

未傷其毫毛雖曰朝廷故存體貌之禮而罪大罰輕公

論咈然臣職在言責既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為陛下陳之侂胄始以肺腑夤緣置身閣職典司兵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寧皇帝以父傳子國朝之家法陛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華之命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胄乃以預聞內禪為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寵籍於宮庭創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其

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禀命其後托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已且如御前軍牌祖宗專隷内侍省而多自其私家發遣至於調發人馬軍期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兵端一起南北生靈强者殞於鋒刃弱者填於溝壑流離凍餓骨肉離散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啼震天軍需百端科斂州縣海内騷然迹

其罪狀人怨神怒覆載之所不容國人皆曰可殺而況
陛下即位以來以恭儉守位以仁厚保民無聲色玩好
之娛無燕游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無所
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夷狄
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鉗制
中外罔使陛下聞知甚至宦官宮妾亦其私人莫敢為
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
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為得策甚矣侂胄與曦結為

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謂侂胄心無有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内則窺伺宫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邊釁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則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況比者小使之遣敵使嘗以侂胄首謀為言是敵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於

陛下之意也使誅侂冑而敵不退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感人何人不奮臣尚慮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於竄斥未嘗誅戮臣竊謂侂冑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平章軍國者皆東班也元勲世臣而後有此未有如侂冑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閤自知閤而徑為平章太師者若此則破壞祖宗成法自侂冑始乃亂法之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冑既有非常之罪

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汚濁志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越授徑登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雖怙權猶奉内祠凡所施設尚關廟堂自強巧為杀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侂胄驕心乃貪榮而冒處自強狡計因藉庇以營私驅虎狼為之前導而狐狸舞於其後自強之為已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為不可而自強曲為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

脅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饕餮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其姦憸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冑相去無幾臣愚欲望陛下奮發威斷將侂冑顯行誅戮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强亦乞追責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姦誤國者之戒謹録奏聞伏候勅旨貼黄照得韓侂冑久專國柄將朝廷府庫視同私帑公肆竊取莫敢誰何見今邊鄙軍費方殷欲乞睿斷將侂冑應干家財産業盡行籍没拘入封樁庫專備邊廷之用仍不許

諸處妄有支動伏候勑旨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韓侂胄除名送吉陽軍安置陳自強改送韶州安置餘依議

給舍繳駁論疏

臣僚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植黨擅權又莫大於稱兵首亂有一於此法不容誅況乎兼有二罪又稔衆惡其在明時豈宜容貸臣伏念韓侂胄夤緣攀附浸極顯榮背負國恩締結親黨凶愎自用鉗結人言凡除擢

要官選用兵帥皆取決厮役蘓師旦之口交通賄賂動以千萬祖宗法令肆為紛更軍政財計田制鹽法闗國體之大者率情變易朝令暮改人無適從自知積失人心中外交怨乃為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謀動干戈圖危社稷横開邊隙喪失師徒征行者有戰闘暴露之虞轉輸者有流徙死亡之苦荆襄兩淮生齒百萬罹其凶害遠近州縣科斂頻仍雖深山窮谷之民皆不安其生業至如吳曦之叛郭倪之敗皆侂胄容養激成所致用

鄧友龍之徒喪師辱國罪狀顯著曲爲掩覆止從輕典
俱置善地原其用心寔不可測天下之人切齒扼腕恨
不食其肉如陳自强者昏繆無恥但知侂胄薦進之私
恩隂拱固位聽其所爲噤不出一語如用兵之謀不惟
不能沮止乃從而附和曲意逢迎貽害生民恬不知卹
其他背公營私貪鄙猥瑣之狀雖小夫賤隸亦所竊笑
仰惟陛下至明獨斷雖行罷斥尚亦優容而侂胄等罪
惡貫盈公論未快臣誤蒙親擢寘之封駮祗命之初不

敢隱默欲望聖慈特發英斷將佖冑明正典刑自强遠加貶竄以慰天下之心以正國家之法所有録黄未敢書讀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尚書省榜

臣寮上言臣學問荒疎器能淺薄際遇陛下厲精圖化之初首蒙拔擢俾職風憲臣不自量度顧勉竭綿力仰助陛下振舉紀綱一新觀聽臣連日拜疏奏論韓佖冑陳自强罪惡已蒙睿旨施行然二凶同惡相濟專務蔽

明一旦威斷震發天日清明中外欣快咸願亟見二凶
罪狀欲望聖慈宣諭執政檢會今來臺諫給舍章疏及
已施行次第特降勑榜曉示以慰人心以昭國憲不勝
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開禧三年十一月内有旨韓侂胄怙權擅朝殘民誤國
已行罷斥緣其專政之久中外縉紳洎于將帥凡才望
勲績之臣應為丞相之用者彼乃揞國名器權為私恩

朕方丕示至公惟賢能是急咨爾有位其各悉心盡忠毋或不安益修厥職以副朕意故茲劄示宜體至懷是月又降詔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懷奸擅朝威福自已劫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與言及此痛切於衷劄復長惡罔悛負國彌甚疎忌忠讜廢公徇私氣燄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縉紳泊於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欺罔專恣非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為國宣力飭

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此意焉

考異

韓誅死於玉津已三日寧皇猶未知其誤國也史公彌遠陰僉書諷臺諫給舍為此當時之議以為既曰以御批付夏震誅之矣自當顯言之殊未知寧皇動法祖宗每對左右以為臺諫者公論之自出心嘗畏之伲胄欲盡攻道學故探上意嗾臺諫以一網去之史盖因其術而用之天下未為非者以韓之所以施善類者而反之

云爾

慶元嘉泰開禧年間事

侂胄師旦周筠等本末

初蘓師旦本平江書吏韓氏為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師旦寔為腹心韓為知閤門事猶在韓側立侍追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内趨朝之士欲造其門而不得見蘓林子由之孫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為族林遂以兄事之嘗以窘乏求金於韓韓不知

其受諸將賄動以億萬每輟俸金與之謂其出於真誠
及江上諸將致敗而丘公崇為督視庶知敗將之賂師
旦尺牘往來俱存因作書以遺韓韓故大怒遂竄師旦
於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旦首級郡守名至客次
師旦以韓念巳必復召用巳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
忍耶蓋不知韓誅矣初侂胄欲師旦為節度使密諭詞
臣使草制時秘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
待將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見命吾有

去而巳未幾中貴人有以特㫖躐遷遥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者佢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公以免公銘文曰或問公與熈寜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指也方熈寜初王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其為力也易至佢胄有所欲為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則假他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為難先是峴名試學士院

日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倘不經三省施行從中
徑下外示獨斷内啟倖門禍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時
侂胄以居中用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峴及之峴持身
謹密權臣無得而窺其間且寧皇以公為先朝宏博第
一選故遷至中書然在禁掖不能一月也峴知泉州未
上韓誅召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賜詔其略曰衆翼怒
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義
命於權勢翕赫之日制詞真文忠所草銘文亦文忠所

為也德壽宫門路梐植闌入凡持盖肩負者皆由夾墻以入有輿薪數十人闌入司垣者呵之止之曰周總管柴呵者默而聽之周從行從均亦亞於師旦自慶元以來政出於韓而師旦之門如市宰相已為具官左右不復預事曹吏號為冷局自趙忠定為相之時人從侂胄覔官者韓猶答以當白之廟堂自京鏜居相位而韓猶答以當與丞相議之自陳自强相韓對客有請直曰當為敷奏而已師旦既逐韓為平章事無決專倚省吏史

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縉紳侍從簡札至用申呈時有李其姓者嘗與史游於史几閒大書云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幾致黥云時又有李士謹者亦用申呈有乞兼職者其詞甚哀後果由兼職階相位士謹家居白洋池田家橋側相傳莫知名橋所自芰荷渺然鷗鷺雜集號小水晶宮其寔近在北關門之內開禧朝廷以賜田俊邁之子蓋已有兆之於其先矣

韓勢敗笑鑑

富貴固有不可恃者而況保之為城社者謂足以自固則尤可笑也嘗偕京倅吳公銅入天竺聞佑胄功德寺之勝甲於諸刹相與游焉主僧道號翠岩法名湛揖吳而入茗畢極口談前日為其人求金者幾許予亦心惡其山林衲子滿口言錢吳為見任通守欲遍游其山湛謝以老足近病祇命知事相陪其金碧光耀真天帝釋之所居又南園乃慈福所賜韓者穿幽極深凡三日而後徧而掌者金其姓皆武爵之近上者聽其滿口皆稱

曰師王師謂太師王謂郡王韓居太室三茅之旁掃石壇以煆大丹命余道人候火人不得而見之外疑其為仙追韓既敗湛者崎嶇由寺後越石人嶺以遁幾墜崖挺身渡江如飛蓋未嘗病足而掌園之人閉園門者三日夜人不敢遺以水火饑餓乞憐之聲達於鄰曲得旨始出妻兒大慟而去余道人者擕丹鉛從三茅山巔奔越以下亦墜崖幾死又於羣婢放逐之時韓門眷至有三數輩皆稱為妾某人父母者蓋其宛轉而入皆為父

母官中遂命願認為父母者聽除首飾衣服之外不許以奩載出金釵至滿頭衣服至著數襲市人利其物而因可以轉貿其身故相競相逐願為之父母至有引羣妾之裾必欲其同歸者亦足笑也亦足為鑒云韓嘗招新安程有徽黟校通鑑於石岩間程經歲不與人接雖朝士無知之者本以進士第久於選調亦未甞從韓祈官嘗欲授以掌故程不願也韓敗程拂袖歸人方知而憐之不謂韓黨也丙寅冬又同吳倅復游韓寺則佛像已

移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登其母魏國夫人塚傍有蘆
東淺土半露問之乃韓之屍其首已送之虜也

閱古南園

前所載臣寮論侂胄鑿山為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
儗宮闈又云刱造亭館驚震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聞
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蓋
自寧壽觀梅亭而至太室之後山皆觀中地也韓侂胄
擅朝舊居於太廟側遂奄觀之山而有之為閱古堂為

閲古泉雋名青衣有青衣童見泉上故以名為流觴曲水泉自青衣下注於地十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而下瀦於閲古堂渾涵數畝有桃坡十有二級夜燕則殿岩用紅燈數百出於桃坡之後以燭之其雲岩之最奇者曰雲岫韓命程有微校通鑑於中侂胄居之既久歲累月積剔奇抉勝洗石而雲根出刳土而泉脉見危峰隱石淺灣曲沼窈窕渟深疑為洞天福地之居不類其為在天衢咫尺有旨盡給還寧壽命復為禁地云又慈福以南園賜侂胄

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石為石洞洞有亭頂畫以文
錦香山本蜀守所獻高至五丈於沙蝕濤激之餘玲瓏
壁立在凌風閣下皆記所不准載予巳畧具記於前集
近聞並閱古記不登於作記者之集又碑巳仆懼後人
無復考其詳今併載二記云閱古泉記云太師平原王
韓公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黿
徑如驚蛇大石礧礧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而下或
翩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蘤碩果更出互見壽藤怪蔓

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褌解至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眄則呀然而江横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為者其左勝絶之地曰閱古泉在溜玉亭之西繚以翠麓覆以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飴蜜其寒氷雪泓止明清可鑒髮鬚至游塵墮葉常若有神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無時不鏡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可飲可濯尤於

烹茗釀酒為宜他名泉俱莫逮公常與客相羊泉上酌以〻飲客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為我記此泉使後世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事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涇伏弗耀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而閲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起於告老之後視道士為有愧其視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復歸故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賦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陰

陸游記南園記云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别園賜今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寔武林之東麓而西湖之水滙於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禄錫之餘葺為南園因其自然輔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視左顧右盼而規模定因高就下通窒去蔽而物奇列竒葩美木爭效於前清泉秀石若顧若揖於是飛觀傑閣虛堂廣厦上足以陳俎豆下足以奉金石者莫不畢備升而高明顯敞如脫塵垢入而窈窕邃

深疑於無窮既成悉取先侍中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閑上為親御翰墨以榜其顏其射廳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門曰藏春其閣曰凌風其積石為山曰西湖洞天其潴水蓺稻為圃為場為牧羊牛畜鷹鶩之地曰歸耕之莊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堂之名則曰夾芳曰豁望曰解霞曰矜春曰歲寒曰忘機曰照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望莫能及南園

之髣髴者然公之志豈在於登臨游觀之美哉始曰許閑終曰歸耕是公之志也公之為此名皆取於忠獻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獻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畧相埒者豈無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韓氏子孫功足以銘彝鼎被絃歌者獨相踵也迄至於公勤勞王家勲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畏拳拳于忠獻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孫又將視公之志而不敢忘則韓氏之昌將與宋無極雖周之齊魯尚

何加焉或曰上方倚公如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乎是不然上之倚公公之自處本自不侔惟有此志然後足以當上之倚而齊忠獻之名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知公之勳業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書曰子為我作南園記游竊伏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已掛冠而去則庶幾其無諛辭無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此游所以承

公之命而不獲辭也中大夫直文華閣致仕賜紫金魚袋陸游謹記鎮安平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建康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廉行營留守吳琚謹書幷篆額

額真大書南園記三字非篆也不用螭首繪以芝鶴云

南園記考異

武林即今靈隱寺山南園之山自靜慈而分脉相去靈隱有南北之間麓者山之趾以南園為靈隱山之趾恐不其然惟攻媿樓公賦武林之山甚明園中有亭曰晚

節香植菊二百種亦取其祖詩句記中不及云

四夫人

佤胄所幸妾同甘苦者為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曰四夫人至通宮籍慈明嘗名入貌賜坐以示優寵四夫人者即與慈明偶席蓋媟也慈明心啣之廹韓爲鄭發所刺諸婢皆遣還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

滿潮都是賊

韓用事歲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類天下大計不復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紙摹印烏賊出没於潮一錢一本以售兒童且誦言云滿潮都是賊滿潮都是賊京尹廉而杖之又有賣漿者敲其盞以喚人曰冷底喫一盞冷底喫一盞冷謂寒盞謂斬也亦遭杖不三月而韓為鄭發所刺及籍其家得所収真聖語末一句云遭他羅網禍非輕又一句云遠竄遐荒始得平韓嘗怪其言韓外有陳自强内有周均啟韓有圖之者韓猶以

一死報國為辭周苦諫韓遂與自强謀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劉藻為察官一網盡謀韓之人僅隔日未發而錢李史三公亦有所聞命夏震速下手事已載前集震遂命鄭發刺韓震復刋御批於傑閣以記之史惡之旋以疽發於背而死於殿司

逆曦歸蜀

逆曦既用賂蘓師旦遂舉全蜀以授之其在殿岩也常命工圖畫上乘輿鹵簿卷軸甚詳人問曰太尉何用此

曦紿之曰把歸去教孩兒男女看了消災滅罪及出北闕遂焚香拜天於鷁首云且得脫身歸去其反狀已萌於此矣惟吳公琚嘗目曦以必反何公澹既因韓致政府亦以為不可遣忤韓出知福州

伶優戲語

韓侂胄用兵既敗為之鬚鬢俱白困悶莫知所為伶優因上賜侂胄晏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之曰是聖

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愷云誰名汝對以樊愷自取又因郭俔郭杲致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壞了許多生靈只因移果桌

佐胄助邊

開禧兵端既啓國用浸虧佐胄上表自謂家藏先朝錫予金器六千兩上之寧皇優詔奬諭仍允其請天下皆

笑韓之欺君

韓墩梨

姑蘓地名韓墩産梨為天下冠比之諸梨其香異焉中都謂之韓墩梨後因光皇御諱改謂韓村梨至佤胄專國餽之者不敢謂韓村直曰韓梨因此皆謂韓梨矣非佤胄意也吳中平田有培塿皆曰墩後避諱皆曰坡而避村名猶甚於廟諱菁村至改曰菁山謝村至改曰謝溪葢中都人以外人為村故諱之流傳浸失圖諜易訛

故因韓事及之

黄胖詩

韓以春日燕族人於西湖用土爲偶名曰黄胖以綿繫其首累至數十人游人以爲土宜韓售之以悦諸婢令族黨仙胄賦之云云一朝線斷他人手骨肉皆爲陌上塵侂胄大不悦仙胄家於會稽以侂胄故有官不仕韓敗竟保其族云

劉淮題韓氏第

劉淮見之建陽人賦詩雖為韓而發其寔嘉定用事者良劑也寶蓮山下韓家府鬱鬱沉沉深幾許主人飛頭去邊土緣戶空墻歎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來不悟有前車哭兀眼中觀此屋

西湖放生池記

高文虎字炳如號為博洽名疾程文浮誕其為小司成專以藏頭策問試士問目必曰有某人某事者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士之憤高也久矣會京尹趙師巽奏

請盡以西湖為祝聖池禁捕魚者作亭池上甚偉穹碑畧摩雲高實為記其文有曰鳥獸魚鱉咸若商歴以與既以鋟之石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為夏隱然猶有刋跡無名子作為詞以譏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做簡放生亭記從頭没一句說作朝廷（一作官家）盡把師羿（一作太保）歸美這老子忒無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說不是商王只怕伏生是你（一作夏王事却作商王邦禽獸魚鱉是你）然無名子之嘲胡可深信今詳載其記於後云盖商字特筆誤而

或者乘間而詆之爾記曰皇帝踐祚之五年乾坤清夷瀛宇寧謐施仁霑澤損賦薄刑所以養民本迓天休德至渥也而又勵精圖政綜覈經能功亮績熙大小咸舉乃曉駐蹕寔惟錢唐命尹神皋聿嚴厥選權尚書工部侍郎臣師巽以材學獻力宣聲一時昨拜大農兼治天府凡厥董寮劭農振兵東吏至於簿書期會金穀鈩筩以及郊兵之共宮庭之人百司庶府之須紀綱規目肅肅具叙兹表治行擢登從班其在四年十月七日師巽

嘗奏曰臣仰稽聖代龍唐舊因即杭西湖爲放生池者
天禧中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之請也西湖利害難
弛者五放生之售蓋居其一者元祐中龍圖閣學士知
杭州蘇軾之議也紹興明詔適廣至恩化育所覃罻弋
有禁淳熙慶壽申飭淵謨蕃殖旣昌福應攸侈方當奉
三宮之康福緜萬世之本支所宜日長月滋益多福祉
顧今穹碑混於草莽條禁隳於姦豪甚非奉寬大勤首
善也謀以誕聖之期同致華封之祝在嚴戒令謹隄防

御園宫林禁當並飭富强挾貴在所必行庶迪帝心用
番國本制曰可於是相攸度阯近接城闉左涵右通作
亭五楹前有臺榭揭名德生以侈上賜又作三楹俯納
湖浸祝經縱鱗所臨也又作亭三楹内俛山杜舊刻新
銘所峙也植以華表𡍼之嘉名奉詢畫者錢塘尉扈武
也亭成之日都人聚觀和氣懽聲盤礴無際祝皇之壽
與天並崇祝皇之基與地同久推而達之天下蓋自兹
始猗歟盛哉臣切惟宋受天命列聖重光一以寛仁守

為家法兵不輕用刑不妄施雨露所涵舟車所至滲漉
亭育潤澤豐美況於萬物乎然鳥獸魚鱉咸若夏歷以
興以及鳥獸昆蟲周家以盛有天下者發政施仁未有
不本諸此師巽誠能推廣旨意形於告猷迄俾流恩與
宋無極詩云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維時有之臣既書其事復系以
銘曰天賜宋命世世以仁宋媢於天武文聖神維天曰
生皇矣昊昊我其受之代天牧人刑不濫施兵不妄陳

孰尸天府永保乂民皇帝聖明膺圖闡珍曰宋家法仁厚如春惟曰圖回是憲是遵慈薰惠洽廣莫淵淪孰尸天府告猷有臣謂昔有池西湖之津羅罟所窺防禁弗申廣上之德封奏諄諄師翼稽首惟恭惟寅勒石湖阯作亭湖濱露囊金監率時縉紳與厥耆老戾止轔轔鳶飛魚躍整翰膏鱗天欲海涵贅取蕃轃凡百都人姦宄化醇欽上之惠捐罟棄緡仁民之心愛物是均民物一致天人之因人頌皇帝德冠羣倫奉承三宮八千歲椿

子孫繩繩子孫振振倘不備考此記則後人必以無名子之言為信矣

犬吠村莊

韓侂胄嘗會從官於南園京尹趙師睪預焉師睪因撻右庠士二學諸生羣起伏闕詣光範訴師睪時史相當國不欲輕易京尹施行稍緩諸生鄭斗祥輩遂撰為師睪嘗學犬吠於南園之村莊又舞齋郎以悅侂胄之四夫人以是為詩以擠師睪於臺諫雖師睪固附韓者也

亦豈至是李秀岩心傳不諳東南事非其所目擊乃載其事朝野雜記諸生犬吠齋郎之詩特詳焉後之作史者當考或謂有穿狗竇而入見韓者亦非

考異

韓敗籍其家卧内青紬帳後以用兵用羅木自圍其寢防刺也惟所愛四夫人位最侈臣寮所謂僭擬宫闈者是也籍其奏草至陛下二字必提空唯謹或以為韓意叵測者非也忠獻之族得以全者惟䛷胄無是爾喻吳

曦書藁曰侂冑排羣議以節使能世其忠今公此舉侂冑何面目以見上與士大夫是非節使負侂冑乃侂冑負上與天下之士大夫也書至日即宜舍逆從順反邪歸正閉三關以絶敵上僞璽於公朝侂冑爲奏之上封節使以眞王如此猶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而侂冑庶幾其有面目以見上與天下之士大夫矣

李季章使敵詩

李季章壁巽岩尚書之仲子蓋賢良公垕之弟開禧初

韓欲興兵未有間既遣張公嗣古出使覘敵嗣古使還大拂韓旨因復遣辟辟還與張異辭陛是遷政府後又預誅韓之謀壁使敵詩云天連海岱壓中州煖翠浮嵐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懶回頭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既曰煖翠浮嵐夜不收又曰西風殘照懶回頭意亦畧相違恐傳者之誤也季章所居亦似號石林諸公賦詩甚多惟王大受仲可有詩絶出記句云君不見牛奇章與李衛公二人平生不相容門前冠蓋互

咿軋惟有愛石心則同

慶元開禧雜事

淮民漿棗

紹興和議既堅淮民咸知生聚之樂桑麥大稔福建號為樂區負戴而之者謂之反淮南或士民一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則先以漿餽之入秋剥棗則蒸以實諸門任南人食之不取價或遇父老烹牲於社即命同坐有留鏹者即誚何為留堅却不受自開禧兵變淮民稍徙入

於浙於閩至閑肆窨飯以竢之既歸而語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復有壺漿剥棗之供矣

浦城鄉校芝草之瑞

慶元間予為兒時父兄常攜入鄉校觀大成殿第二第三級有芝二本甚異狀如今赤角蕈大而重複色而加紫旁緣以金其一生於第三級正中差大一生於第二級之側差小蓋緣金微有缺處隂陽者流以為舊校與僧寺相直且背溪山之秀致鄉士累舉不利於南省遂

遷而與山相面山形如月而溪寔朝其下是歲芝遂廷於殿墀而文忠芝公遂登乙科文忠宏博而其婦翁開國楊臣亦同年第文忠官至腰金與婦翁所中科級略同楊公亦至佩金此未足道而二公所植立與芝亦相似造物有以啟之矣

臺臣用謠言

浙西有大臣許某者以國卹親喪奏樂又所居頗侵學宮為仇家飛謠於臺臣曰㑹歌擁出畫堂來音離國卹親

喪總不知府第更侵夫子廟無君無父亦無師竟以是登於劾章雖得於風聞而許為大臣亦未必有是然人言可畏為君子者亦盍謹諸

好女兒花

金鳳花如鳳味飛舞每種各具一色聚開則五色成花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中都習宮闈娛語謂鳳兒花慫慂之生有鸑鷟儀於黑民已載前録名曰鳳娘追正坤極六宮避舊稱曰好女兒花今在猶然

秘書曲水硯

王大受號易齋樓鏞號月湖俱知名士也王以吴琚三郊爲異姓恩補官樓以科第進樓爲越錢清之煎鹽以大受非他士比至輟俸售青布袍以衣鹽亭煎夫迓之越於常大受忽見迓者入則驚曰此必科亭戸爲之具法謂賍亟寘迓夫於仁和縣圄遂以家奴擕一篋自隨徑絶浙江坐於鹽官之南向鞭亭戸而訊之樓在屏後曰王大受爾以口舌得官敢爾耶遂至申倉司倉即章

公燮燮不直大受猶未有以廢之大受與韓侂胄壻顧
禧善陰諷臺臣平樓至返其巳舉五削時鄭損為暴屬
亦白其事於燮燮猶不能平大受詣臺持諫官書或謂
程公出又申以顧禧之書燮怒且書道爾足矣何脅我
以再三耶擲其書叱大受命典謁者掖大受下墀大受
以為士可死不可辱欲委官而去之鄭以好語調停之
章榜客次王煎鹽自今不許相見然為鏞者未有以白
於韓也偶有僧洪老得小曲水硯於越山墓甓間乃獻

之殉乳母瘞物也記文末一句云庶七百年後知為余之乳母也僧亟以白攻媿攻媿証據其事洪因入都以獻韓韓知其為攻媿遊曰近無恙否久不得攻媿書洪因及鏞事韓大怒以責㚞臺臣視風旨遂逐大受盡反樓五削曲水小硯韓以上進詔付秘書省其字多用蘭亭序華亭名家子朱日新自號文為文贅集著為辨刊以示人條析縷數與攻媿力辯其不然蓋疑其中有乳母好釋老之詞釋之一字特出於彌天釋道安之句自

晉宋以來未有合釋老二字為一者且盡剪蘭亭序中字與之合者以辯其誣且云安知其硯出於七百年之後攻媿不欲與之深辨云今欲摹者必白監長而後啟緘秘府勢後不知硯猶存否

四朝聞見錄卷五